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北夢瑣言 第十四卷

李茂貞脅尹殺宰相

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，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：「《春秋》之義，叛而必誅。安有旬服之間，顯違朝旨而悖慢如此？我若不討，四方其謂我何？」讓能奏曰：「難艱已來，行貞元故事，姑息戎臣久矣。根牢蔓熾，附之者眾，一旦難驟革之。又京師去岐咫尺，人心易以危懼，設有陵犯，損威愈甚。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。」帝曰：「政刑弛紊，詔令不出都門，不欲孱孱守恬而坐。」因除宰相徐彥若鎮鳳翔，以茂貞為興元尹，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若，或茂貞遷延不受代，即以兵攻之。軍旅所決，一委讓能。讓能懇諫不從，王師果敗。或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也。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，繼上表，仍擁兵至臨泉驛，請誅宰相。帝遂斬樞密使李周曠以徇，乃貶讓能，仍詔送至軍前。茂貞具禮出迎。至驛，復表請行朝典，讓能奏曰：「晁錯之辜，謬及於臣，今若歸罪於臣，可紓國難。」帝不得已，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，遣中使害於驛內。識者以讓能臨難無苟免，亦得其死也。後追贈太尉。其子曉，貌如削玉，有制誥之才，仕梁至宰相。鳳歷年，洛都有變，為亂軍誤害，時皆歎惜之。

三鎮擁兵殺二相

唐乾寧二年，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、韓建入覲，決謀廢立。帝既睹三帥齊至，必有異謀，乃御樓見之，謂曰：「卿等不召而來，欲有何意？」茂貞等汗流浹背，不能對，但云：「南北司紊亂朝政。」因疏：「韋昭度討西川失謀；李磻麻下，為劉崇龜所哭。陛下不合違眾用之。」及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，三帥乃還鎮，內外冤之。

初，王行瑜跋扈，朝廷欲加尚書令，昭度力止之曰：「太宗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，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，雖有其名，終身退讓。今行瑜安可輕授焉！」因請加尚父。至是為行瑜所憾，遽罹此害。後追贈太師。

李奚字景望，拜相麻出，為劉崇龜抱而哭泣，改授太子少傅。乃上表及《納諫》五篇，以求自雪，後竟登庸，且訐崇龜之惡。時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磻素不相協，王行瑜專制朝廷，以判官崔鋌入關奏事，與昭緯關通，因托鋌致意，由是行瑜率三鎮脅君，磻亦遇害。其子況，有高才，同日害之。磻著書百卷，號「李書樓」，後追贈司徒。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，崔昭緯貶而賜死，昭皇切齒，下詔捕崔鋌，亦冤報之一事也。

儒將成敗

古者文武一體，出將入相，近代裴行儉、郭元振、裴度、韋皋是也。然而時有夷險，不可一概而論。王鐸初鎮荊南，黃巢入寇，望風而遁。他日將兵捍潼關，黃巢令人傳語云：「相公儒生，且非我敵，無污我鋒刃，自取敗亡也。」後到成都行朝，拜諸道都統。高駘上表，目之為敗軍之將，正謂是也。諫議大夫鄭寶，曾獻書以規，其旨云：「未知令公以何人為牙爪？何士參帷幄？當今大盜移國，群雄奮戈，幕下非舊族子弟、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。」爾後罷軍權，鎮滑臺，竟有貝州之禍。鄭文公收首倡中興，傳檄討賊，殺戮黃寇，鎮靜關畿。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逐之，尚不能固位。至如越州崔瑋、湖南崔瑾、福建韋岫、鄆州蔡崇、徐方支詳、許昌薛能、河中李都寶滿、鳳翔徐彥若，狼狽恐懼，求免不暇。唯張濬大言，自方管、葛，以無謀之韓建，倅用剛之孫揆，出征大鹵，自貽敗亡爾。後朱樸踵為大言，驟居相位，亦曾上表請破鳳翔。所謂以羊將狼，投卵擊石，幸而不用，何過望哉！客有謂葆光子曰：「儒將誠則有之。唐自大中已來，以兵為戲者，久矣。廊廟之上，恥言韜略，以囊韃為凶物，以鈐匱為凶言。就有如盧藩、薛能者，目為龔才。一旦宇內塵驚，閭左飄起，遽以褻衣博帶，令押燕頤虎頭，適足以取笑耳！則韋昭度之憚王建、濬之伐太原是也。」

外藩從事於東（一作本省外事。）

河東節度副使李習（「習」，《五代史》作「襲」。）吉，常應舉不第，為李都河中從事。都失守，習吉自昭義游太原，辟為從事。習吉好學，有筆述，雖馬上軍前，手不釋卷，太原所發箋奏軍書，皆習吉所為也。因從李克用至渭南，令其入奏。帝重其文章，授諫議大夫，使上事北省以榮之，竟歸太原，復其戎職。莊宗即位，追贈禮部尚書。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，遙景重之，曰：「我何不得此人也？陳琳、阮瑀，亦不是過。」

韓建始終

韓建兩隨李茂貞迫脅君上，殺戮輔相。昭宗出居，本幸廊時，建懇迎奏，請至華下，供億之勞，具在《勤王錄》。而殺害郊王等八人，以孤君上，抑其罪也。近代史臣駁論《勤王錄》數條，且曰：「韓建不遇時可也，而云堤防道路，拱衛乘輿，欲蓋而彰，則禁固之意可知也。又與諸道書云語詔書徵赴行在，妄也。又曾無糾率諸侯，述保大定功之志也。」以為唐運陵替，皆有（一作「由」。）曆數。自黃巢既戮，蔡賊生焉，宗權滅後，而朱玫、王行瑜繼之，才捨茂貞，而有韓建。所謂一莽雖死，一莽復生，何天意不祐乎！竟為朱溫宰相。蜀先主聞之，笑曰：「韓建非豹變之才，與朱溫作相宜也。」

葆光子曰：「華州韓建，荊渚成汭，勤王奉國，識有可嘉，於時號為「北韓南郭」（郭即成令冒稱也。），士大夫可以依賴也。古者奉霸王，尊本朝，德義小虧，諸侯不至，葵邱之會是也。成、韓位居王輔，荷寵於唐。朱公有無君之心，露問鼎之意。建等不能效滅洪泣血，糾率同盟，亦可以結約親鄰，共張聲勢。而乃助桀作孽，畫匹成蛇，捨我善鄰，陳誠偽室。華陰失守，既無力以枝梧；鄂渚喪師，乃無名而陷沒。非忠非義，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。向使成令睦漢南諸侯，結准甸雄援，汴人篡逆，亦恐未暇。推之天命，即吾不知；考之人謀，固無所取。惜哉！」

孔緯惜鹽鐵印

孔緯在中書。朱全忠並有數鎮，兵力強盛，表請鹽鐵印。詔下宰相議之，緯力爭不從，謂其下邸吏曰：「朱公若收鹽鐵印，非興兵不可。」全忠尋止。後韓建討太原不利，為張濬所誤，貶之。它日，昭宗欲再攻鳳翔，以問緯。緯曰：「鳳翔天子西門，若自去窟穴，受制一面，即大事去矣。」昭宗曰：「卿是朕賢臣，殊未達時事。」緯曰：「陛下以臣為賢，是謗臣也。臣若賢，肯立於陛下之朝？」因稱疾，以太子太師致仕，卒於華下。

神告羅弘信（子紹威附。）

中和中，魏博帥羅弘信，初為本軍步射小校，掌牧園之事。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，其地有神祠，俗號曰「白鬚翁」。巫有宋遷者，忽詣弘信謂曰：「夜來神忽有語，君不久為此地主。」弘信怒曰：「欲危我耶？」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，弘信因令密之。不期歲，果有軍變，推弘信為帥。弘信狀貌豐偉，多力善射，雖聲名未振，眾已服之。累加至太尉，封臨淮王。

弘信卒，子紹威繼之，與梁祖通歡結親，情分甚至。先是，本府有牙軍八千人，豐其衣糧，動要姑息。時人云：「長安天子，魏府牙軍。」主使頻遭斥逐，由此益驕。紹威不平，有意翦滅。因與汴人計會，詐令役夫肩籠內藏器甲，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。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弦共甲襠，夜會汴人，擐甲持戈，攻殺牙軍。牙軍覺之，排闥入庫，而弓甲無所施勇也，全營殺盡，仍破其家。人謂牙軍久盛，宜其死矣。紹威雖豁素心，而紀綱無有，漸為梁祖陵制，竭其帑藏以奉之。忽患腳瘡，痛不可忍，意其牙軍為祟，乃謂親吏曰：「聚六州四□三縣鐵，打一個錯不成也。」紹威卒。其子周翰繼之，俄而移鎮滑臺，羅氏失去其國矣。

燕王劉仁恭異夢

劉仁恭微時，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，或占之曰：「君年四□九，必有旌幢之貴。」後如其說，果為幽帥。自破太原軍於安塞城後，士兵精強，孩視鄰道。發管內丁壯，號三□萬，南取鄴中，圖袁、曹之霸。先下甘陵，無少長悉坑之。初治甘陵，城下有鴛鴦留數頭，飛下幄帳內，逐之復來，仁恭惡之。竟為魏軍、汴軍夾攻，大敗之，殺其名將軍可及，仁恭單馬而遁。於時軍敗於內黃。爾後汴帥攻燕，亦敗於唐河。他日命使聘汴，汴帥開宴，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，且問病狀：「內黃以何藥可瘥？」其聘使謂汴帥曰：「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。」賓主大笑，賞使之美也。